

國民 文獻 分類

民國文獻類編

歷史地理
卷

913

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
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
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民國文獻類編

歷史地理
卷
913

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
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
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2812.6
10/913

date 1379/10

國民軍革命史初稿（二）

三戶圖書社，一九四〇年出版

第九一三冊目錄

國民軍革命史初稿(二)

三戶圖書社，一九四〇年出版

.....

國民軍革命史初稿

下

第十六章 五原誓師

第一節 南口戰後之中國革命形勢

自國民第二軍退出河南，第一三兩軍放棄京津，以至南口撤退後，湖北河南兩省，及直隸保定大名一帶，與京漢線全部，復入吳佩孚掌握。直系後起巨頭孫傳芳，則以南京爲根據，宰制蘇浙閩皖贛五省。其實力與吳埒，奄有江表，不可一世。奉系則自國民軍西退，在關內據有京奉線，及津浦線北段，與蘇孫棄怨修好，仍爲反國民革命勢力之大本營。晉閻參加聯盟，曾出兵扼制國民軍後方，保有山西，其勢力更伸入於綏遠區域。陝西之劉鎮華，甘肅之張兆鉀孔繁錦，則受吳氏指使，與國民軍相搏戰。黃河長江流域諸省，僅國民軍保有西北一隅，爲革命之基點，餘皆完全爲英日帝國主義，及張吳蘇孫魯張等勢力所籠罩。

北方革命勢力，雖以國際帝國主義，及軍閥一致向國民軍進攻，致暫時頓挫。而在南方，則賴國民軍與反動主力相對峙，革命勢力遂有長足進展。當十五年六月六日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，任命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。蔣七月九日就職，誓師北伐時，正值吳佩孚竭全力攻南口，與國民軍激戰之際。因茲，北伐軍兩週內卽克長沙，更得廣

大農民之援助，下岳陽，武漢震動。蓋當時吳以南口未陷，恐將來張作霖獨擅其功，宰制中樞，故不肯回師南旋。迨八月十五日，國民軍已知北伐軍事進展極速，足當吳氏殘餘武力，乃全師西退。迨吳氏率部南下，時北伐軍已長驅直入，銳不可當，加以聯軍方面，內訌亦烈。孫傳芳與奉魯軍，雖捐棄舊嫌，然尚未儕於共信。而孫地位日崇，亦不甘居吳下。作霖更怨吳氏，互爭攝閣之衝突，更嫉其攻南口時久羈北方有競奪權利之隙，致吳孤立無援。且其精銳部隊，多殲於南口，故雖親臨前線指揮，亦不足當北伐軍方興之勢，終至節節敗退。至八月底，國民革命軍已迫武漢，先後下漢陽、漢口、武昌於十月十日攻克。武漢據中國地理中心，握長江京漢粵漢樞紐。在經濟上，除上海外，又爲工商業最盛區域，且係吳佩孚根據地。在軍事上，北可沿京漢線直趨河南而取北京，東可順流而下，拊皖贛以臨江浙，西扼四川，南障湖北，更有全國產量最大之兵工廠，足爲軍械之接濟。在政治上，坐守武漢可以鎮壓西南，而與北京對峙。故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以後，國民革命勢力，乃一日千里，不可復遏。

南方革命勢力之高漲，尤足以激發退處西北之國民軍革命勇氣。國民軍之不屈不撓，再接再厲，更可以牽制奉系所屬各派之實力，且足以促使舉棋莫定之動搖分子，斷然來歸。故國民軍與國民革命軍，實如輔車相依，共同推進中國之國民革命。當國民軍決定總退却時，同時即決定派員赴俄，迎馮氏歸國，主持大計。並派代表李鳴鐘入粵，會

商未來革命軍事計劃。蓋國民軍自湘西主和始，即同情於中山先生之主張，與國民黨早有默契。在南口戰前，即曾遣馬伯援等赴粵，請國民政府速定北伐大計。現北伐既已實現，革命復達於高潮，國民軍在北方，更有一大之使命。馮氏以受各方督促，自俄歸來，且令國民軍全軍將士，加入國民黨以完成北伐，實現中山主義，故有九月十七日之五原誓師。從茲中國革命之壁壘愈明，而國民軍在北伐戰爭中，更獲發揚其革命精神焉。

第二節 馮玉祥之留俄與歸國

國民軍領袖馮玉祥氏，自十五年一月宣告下野後，雖經各方敦勸挽留，然以研究革命之故，不就執政府所特任之實業專使名義，於三月十六日，毅然由平地泉赴俄。惟當時天津已告放棄，不克由海口出發，乃取道外蒙。二十三日，抵庫倫。外蒙當局及軍官學生，皆郊迎。適國民黨要人徐謙顧孟餘，及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亦至，對於中國革命前途，恆有研討。初，馮不識鮑羅廷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，鮑自廣州北上，至張家口，留二日，考察國民軍之一切措施，並承國民政府意，對於中國革命之作戰計劃，有所交換，與馮深談至契，馮亦以國賓之禮遇之。今值周歲，又聚他鄉。舊雨重逢，友誼愈增。一日，鮑謁馮曰：「公擁有一中國最強毅之軍隊，二十年來，志存救國，但不悉公之救國方針，具體計劃若何？何時實現？公之救國大策，如有優於國民黨者，鄙等當離國

民黨以援公。倘竟無之，請公速加入國民黨，接受其主義及政策，聯合一致，共計革命之成功，實所深望。」馮曰：「余本軍人，不諳政治，更無具體意旨。耿耿此心，且知革命，及仰慕中山先生之主張耳！」是夜，馮熟慮通宵。翌日，遂決意履行入黨手續。自是馮由信仰中山主義，進而爲國民黨員矣！

五月一日，馮抵烏金斯克，倍受歡迎。適值勞動節，當局堅請留三日，在各處露天講演。後乃由西伯利亞入莫斯科，沿途各站，皆整隊歡迎。及抵俄京，勞農政府代表暨中山大學學生，皆至車站，並有騎兵整隊荷槍歡迎。未幾，開歡迎會於中山大學，該校校長拉狄克致歡迎詞云：

吾等今日歡迎中國國民黨領袖馮玉祥，及國民黨同志徐謙兩氏，與將來加入中國革命戰線之數百新戰士，濟濟一堂，實爲最難得，亦最有意義之良會。在革命過程中，其失敗也，未始非成功之本。況今次國民軍本未失敗，而自動退出北京，不過作戰上一種策略。養精蓄銳，捲土重來；今次退却，實有深意存焉。

打倒軍閥，乃中國革命青年之標語。然徒托空言，無補實際。革命必須有武力，軍閥乃能打倒。今日中國南方，則有國民政府下之革命軍，北方則有國民軍。南方革命軍之進行，恆得人民援助，即以該軍有提攜民衆之顯明表示，可謂民衆化之武力。國民軍亦注意提攜民衆，爲民衆而奮鬥，故亦可謂民衆化之武力。然除國民

軍外，其他軍隊，乃帝國主義之工具。如吳佩孚，乃英帝國主義者之工具，張作霖乃日帝國主義者之工具。而彼輩反誣馮玉祥爲上帝之難將，且將馮部之民衆革命軍，加以赤色怪物之名號，殊不值識者一噓。

勞農聯邦，匪特與中國革命黨提攜，且與全中國人民提攜，更進而與代表民衆利益之革命軍提攜。

國民軍之大旨，乃爲民衆利益而奮鬥。……故馮玉祥乃爲民衆利益奮鬥之戰士，亦世界大革命之戰士。鄙人代表本校幹部，三呼：「中國國民黨萬歲！」「世界革命萬歲！」「中國國民軍萬歲！」

嗣馮答辭如左：

吳佩孚等，誠如尊言，甘爲英日帝國主義之工具。民國十三年，曹錕爲大總統，吳佩孚爲英帝國主義者之工具，張作霖爲日帝國主義者之工具。當時余在吳部下，介於兩帝國主義者工具之間。余恆對部下士兵：「吾等食民食飲民血，應有保護人民之義務，甘願作人民之工具。」及班師回京，逐溥儀，閉曹錕。後孫傳芳主張討伐張作霖，張擁有一八省區之兵力，何以未抗而退，蓋畏國民軍攻其後方也。奉張北退後，派人說余，共擊孫吳。余覆書云：「打吳佩孚，何異打兄！」郭松齡何故而倒張作霖？因張派郭赴日觀操，同時別派代表，要求日本當局，援助奉軍，以

擊國民軍，日即應允。郭聞之，向日聲明，若日人助張攻國民軍，余必先討張作霖。郭歸示余五條：一、打倒禍國殃民之軍閥。二、建設青年政府。三、實行平民政治。四、勵行強迫教育。五、實行保護勞工。余深贊許，並署名焉。此皆我輩國民軍，力爭人民利益之表示也。

游俄之途，頗得若干教訓，如哈克圖某縣知事，皆由選舉。而敵國各省縣長，非省長之戚，即師長之弟，或吳佩孚之護兵，目不識丁，與貴國大不同焉。

再言士兵生活，敵國兵餉，月給六元，自活不暇，何從養家。甚至六元，亦復不與。國民軍則六元之外，加給一元。上級官即或拖欠，兵餉決不敢缺。若貴國兵士，生活較優特多。余見勞農政府之赤軍，飲食且過於余之宴客品焉。

余觀貴國工人生活狀況，至少月入三十餘元，敵國則遠不逮。總之，中國若不決行革命，改善貧民兵士待遇。國家民族，皆至危險。今不敢多言，當否務請批評是幸。

馮自是遂往俄考查，以莫斯科爲俄國政治中心，故居該地時獨多。恆參觀其政治機關，學校工場兵營等，研究得失，以資借鑑。並在硝子工廠從事實習，及近郊中實地耕作。又嘗至列甯格勒，參觀各種新建設。尤對於蘇維埃赤軍中之政治組織，及各級軍事學校，考究至詳。最後至軍事政治大學，研究黨代表及政治訓練部等制度，故馮對革命

，於是有更進之認識。嘗云：革命澈底成功，必須有鮮明主義，及正確黨員，爲之領導。環觀現在之中國，具茲領導資格者，惟國民黨，故馮決心令國民軍全體加入國民黨。六月間，由胡漢民之介紹，派李鳴鐘劉驥爲全權代表入粵，以接洽國民軍入黨手續，及共同革命之計劃焉。

國民軍未總退却時，國民革命軍，已有意意外之進展，如前章所述。反動勢力，因革命潮流高漲，抵抗愈力。而革命方面，須助愈多。故國民黨諸同志，及同情於中國革命者，皆力勸馮，乘機早日歸國，準備最近將來之革命血戰。馮於八月，卽由俄返國，道經烏金斯克，得南口不守之耗。比抵庫倫，又得國民軍與國民黨已發表聯合宣言之訊。馮喜甚，兼程倍進，以圖早日到目的地，籌備再舉。旋中央黨部任馮爲國民軍黨代表，國民政府委員及軍事委員會委員，以西北重任，完全付之。九月十五日，馮抵五原。十七日遂受旗督師，革命方面，壁壘一新焉。

第三節 五原就職誓師

馮抵五原後，全軍將士，歡躍異常。當時駐五原者，僅張凌雲、弓富魁、徐永昌、方振武、馮治安等部。餘如韓復榘軍，駐歸化附近，石友三軍駐包頭，陳希聖軍，駐武川附近，張萬慶騎兵師，駐和林附近，楊兆麟騎兵師，駐固陽附近，趙守鈺騎兵師，駐

大余附近，劉汝明師，駐臨河礮口一帶，孫連仲師，駐平羅甯夏一帶。統計各部，除原駐甘肅者外，尙不滿五萬人。（各部隊位置，附圖第九）至是石、韓各部，先後來歸。獨目覩官兵服裝檻褸，面有飢色，悽然淚下。旋親赴各軍，撫慰備至。各官兵革命情緒甚烈，雖物質缺乏，而精神猶昔，馮亦大喜過望。於十六日，即發表繼續從事革命之宣言。文云：

玉祥本是一個武人，半生戎馬，未嘗學問。惟不自量，力圖救國。無奈才識短淺，對於革命的方法，不得要領。所以飄然下野，去國遠遊。及至走到蘇聯，看見世界革命，起了萬丈高潮。中國是世界的一部份，受國外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，雙重壓迫。革命運動，早已勃興。又受世界的影響，民族解放的要求，愈加迫切。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，與所領導的國民革命，即由此而生。于是我明白了救國的要訣，已經由他開闢了道路。中山先生說的好，行易知難。我既是知道了，自然是刻不容緩的，馬上幹起來。又因最近中國的國民，從國民軍退後，受壓迫比從前更利害。我的熱血沸騰起來，情不獲已，遂趕快回國，與諸同志上革命戰線，共同奮鬥。我這是沒有辦法而去，有了辦法而來。走的時候，不是潔然鳴高；來的時候，不是甚麼東山再起。現在當歸國之始，有些必要的話，特掬誠以告國人。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中，父爲瓦工，貧無立錐，完全是無產階級的人，自幼失學，及長入伍當

兵，逢着庚子年八國聯軍攻打中國，結下辛丑條約。我受了極強烈的刺激，憤政府失政，改革的思想，於是萌芽。後來受了革命的影響，也變成了推倒滿清的志願。辛亥武昌起義，我與張之江、李鳴鐘、張樹聲、韓復榘諸同人，同王金銘、施從雲、白雅雨諸烈士，舉兵響應，而有灤州之役。不幸爲王懷慶所欺，功敗垂成。王、施、白及諸烈士，即時遇害。我和張、韓、張、李均被遞解回籍，僅以身免。民國以後，我又出來治兵，苦力經營，以成陸軍第十六混成旅。袁世凱叛國稱帝，我在四川與蔡松坡聯絡，並助成四川獨立。民六張勳復辟，我正去職，養病西山，亟到廊坊，先馬廠誓師而起兵。進攻北京，擊潰辦兵。民七南北軍戰於長岳，第十六混成旅，停兵武穴，以牽制南下之軍。民國十三年，曹錕賄選竊位，吳佩孚驕縱橫暴，用武力統一政策，以亂川擾粵。而直、魯、鄂、豫、受其直轄，爲禍更烈。並逞其兇殘，慘殺工人學生，尤爲國人所共棄。後來又動全國之兵，攻打奉天；窮兵黷武，塗炭生靈。我與胡景翼、孫岳、均痛心疾首，不能不取斷然的行動；遂率師回京，舉行首都革命。倒曹敗吳，並驅逐帝制餘孽溥儀，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。這一次的意義，一是討伐賄選，爲中國人爭人格。二是反對武力統一，用免兵禍。三是剷除帝制禍根，免得再開復辟的亂子。四是開遠東民族解放的局面。當時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標榜，我們看着他遭過失敗，養晦多年，當有覺悟，所以請他出來，當

臨時執政，以便作解放民族的事業。不料他出來之後，仍是引用私人，敗行失政。解決金佛郎案，使國家受莫大的損失。國人至今，痛心他的革命政府，完全是假的。對於民衆，不但不解放，而且嚴重的壓迫。弄到後來，演成三一的毒殺案子。槍擊學生，出了極暴烈的慘劇。政府成了殺人政府，豈有再擁護的餘地，所以又有倒段之舉。以上這些事實，都是從革命的路綫上而作的。他人不知，乃斥爲幾次倒戈，責我爲慣於逼宮。這是由於不明革命，所以我特爲述出來，好使國人對於我有明確的認識。有人罵孫中山先生，說孫中山真有點革命癖，無論走到甚麼地方，就是要革命。若是他的兒子孫科，做了大總統，他也要革命的。在他人以爲這是罵孫先生，其實孫先生的偉大，正是在此。一個革命者，只有看見統治者，作的不對，就得要革命。無論他是親戚也好，長官也好，站在民衆的意義上，這些個人私情，一概都顧不得。吳佩孚張嘴閉嘴所抱的綱常名教，儘可由學究們，放在故紙堆裏保存，不能拿到二十世紀的民主國裏害人。但是有一層，我雖然作過幾點革命事業，我却沒有鮮明革命旗幟。因爲我對於革命，只有中籠統的觀念，沒有明確的主張。革命的主義，革命的方法，在從前我都沒有攷察。所以只有一點兩點改革式的革命，而沒有澈底的作法。我也赤裸裸的說出來，好使國人知道，我所作的，忽而是革命，忽而又好像革命，其原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！就革命的觀點上說，過去的，若是

說是一個中國革命者，是一個有中山主義的，我都不配。至於馬克思主義，列寧主義，與世界革命的話，更是說不上了。不意當時有人說我是赤化了。現在看起來，真是慚愧。當時的馮玉祥，那裏夠得上赤化！不但罵我的，不知赤化是甚麼；就是我自己，也不知道甚麼是赤化。罵我的人，也說不出根據來，只說不該與蘇聯親善。我想世界各帝國主義者，用不平等條約，壓迫中國，致中國的死命。只有蘇聯自動的取消不平等條約，以平等待我，自是引起我們的好感，使我們彼此親善。若對於以平等待我的人，而不與之親善，反去巴結以奴隸待我的國家，這是何等亡國的心理！這是要請國人明白的！至於吳佩孚亂造謠言，說我與蘇聯結了甚麼密約，尤其是荒唐之語。我向來是痛惡賣國軍閥，與外人結密約，豈有躬自蹈之之理！蘇聯把種種不平等的條約，都自動的取消了，那裏有再結不利於中國的條約之理！況且我個人的性格所任，絕不宵作這種鬼崇的事。如果有甚麼密約，也不能久於瞞人。甚麼密約，甚麼條件，何以絕無所聞。若說蘇聯幫助中國革命，有所懷疑；要知道蘇聯，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壓迫者，並扶助弱小民族爲己任。主義在此，甚麼不利於人的事，都作不出來。吳佩孚肚子裏，比誰都明白；他明白馮玉祥，不是一個結密約的人，無論如何，作不出這種事來的。他又明白離赤化離的很遠，夠不上戴赤帽子；而他偏要說甚麼密約，又是甚麼討赤，完全是騙八來共同反對國民軍，以洩他